

明月山房詩集

卷之二

明月山房詩集

卷之二

佛曆二五三二年六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76

(全一百冊)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中村瑞隆

本書譯者：譯叢編委會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蔣元

出版社：華宇出版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02)9426674 · 2477372
撥：00-17625-13號朱蔣元帳戶

版請勿翻印有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76

梵漢對照

究竟一乘寶性論研究

中村瑞隆 著
譯叢編委會 譯

華宇出版社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正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壽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

、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為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為艱難。謂之為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徧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

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前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敎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學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

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
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星空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四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歷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為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

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漁父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六

永惺大師序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受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界各系的佛教，而且也遂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願力，實在值得讚嘆隨喜。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

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為「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為之序。

釋永惺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七

聖印大師序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匯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為。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 GP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

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爲佛法、爲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詹志宜

出版前言

「寶性論」是印度大乘佛教哲學中，論述如來藏思想的代表性論書之一。在大乘真常唯心系思想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此處所收，包含日本學者中村瑞隆所撰之寶性論研究（即本書「序說」部分）及其所編校的「梵漢對照寶性論」全書。

近百年來的國際佛學界，從梵巴原典或對照藏漢譯本以研求佛典原義的風氣至為興盛，且幾乎成為研究印度佛書的基本準則。這種研究方法，當然有一定的價值。但是，民初以來，由於我國的梵、巴、藏文的學習環境並不理想，佛教大學又迄未設立，因此在這方面的成績，一直乏善可陳。在這種學習背景下，本書的在台刊行，當有若干意義。

本書除了將梵漢本寶性論並排一處，以供讀者作對照研究之外，作者在序說中所作的論述，也幾可視為現代人研究佛書的典範。文中對漢譯本、藏譯本、及梵文原文都分別加以論列，並作出四種譯本的對照表。對本論的思想背景及其義理開展，也有說明。文末並論及作者問題以及本論與「無上依經」、「佛性論」二書的關係。這與我國傳統佛學界之但守一種譯本以作句讀訓詁的研究方式，確有很大的不同。值得省思。

原書後記

本書是 E. H. JOHNSTON 所出版的『RATNAGO-TRAVIBHĀGA-MAHĀYĀNOTTARATANTRA-ÇĀ-STRA』之梵漢對照本。其梵文部分，今以羅馬字母標示。全書原刊載於『大崎學報』第一〇三號（昭和三〇年）至一一〇號（昭和三四年）。

梵本全體幾乎與藏譯一致，因此梵本的讀法依照藏譯。例如 p. 75 第四五偈的 *tathāvyatirekataḥ*，藏譯讀爲 *tathā avyatirekataḥ*，漢譯讀爲 *tathā avyatirekataḥ*。至於梵藏本不一致之處曾蒙龍谷大學月輪博士賜教。但有關兩者的相異，則留待『藏和對譯寶性論』（將由鈴木財團出版）出版時再予討論。

本書漢譯的訓點，係依據月輪博士的訓點本，以及由坂本幸男博士處所借得的宇井博士訓點本，其中著者本人不自量力而加以更改之處也不少。有關彌勒五論書的部分，曾蒙大谷大學山口益博士賜教；此外，也得到東北大學金倉圓照博士、山田龍城博士、羽田野伯猷博士等人給予種種指教。

梵本中的一些明顯誤植，此次皆依宇井伯壽博士的『寶性論研究』（昭和三四年十月出版），予以訂正。

在此謹向對本書一直給予指導的日蓮宗宗教學研究所

長望月歡厚博士、布施浩岳博士、石川海淨名譽教授、以及日蓮宗教學研究所員的幾位先生，由衷地表示謝意。本書再版之時，又蒙松濤誠廉先生賜教；序說的英譯係得自共立藥科大學助教授湯田豐氏之手，在此一併致謝。

本書若能帶給學術界任何助益，悉是仰仗恩師及諸位先生之賜；書中的任何缺失，全因著者學淺所致。

最後要向對本書的出版，極力奔走，不餘遺力的坂本博士及承印本書的山喜房書店的青木正男氏表示深厚的謝意。

又本書中的

$\text{--}\hat{a}\text{--} = -a + a -$, $-\bar{a}\text{--} = -\bar{a} + a -$, 又
 $= -a + \bar{a} -$, $-\bar{a} + \bar{a} = -\bar{a} -$, $\bar{a}i$ 是 ai , $\bar{a}u$ 是 au 。

中村瑞隆

目 次

出版前言

原書後記

序 說

| | |
|--|----|
| 一、關於譯本..... | 1 |
| 二、漢譯論本偈和釋論..... | 7 |
| 三、漢譯異本的分卷和分品..... | 10 |
| 四、漢譯的 <i>Sāstra</i> 和 <i>Vyākhyā</i> | 15 |
| 五、關於梵本..... | 21 |
| 六、梵藏英漢四譯偈頌對照表..... | 24 |
| 七、關於論本偈..... | 43 |
| 八、關於註釋偈..... | 48 |
| 九、論本偈的思想背景..... | 51 |
| 十、註釋偈的展開..... | 61 |
| 十一、釋疏的意義..... | 67 |
| 十二、無上依經與實性論..... | 71 |
| 十三、佛性論與實性論..... | 78 |
| 十四、關於作者..... | 86 |
| 本 論 | |
| I 如來藏分第一品..... | 1 |

| | |
|---------------------------|-----|
| (a) 七種金剛句〔教化品第一〕 | 1 |
| (b) 佛寶〔佛寶品第二〕 | 11 |
| (c) 法寶〔法寶品第三〕 | 17 |
| (d) 僧寶〔僧寶品第四〕 | 25 |
| (e) 一切衆生有如來藏〔一切衆生有如來藏品第五〕 | 49 |
| (f) 煩惱之覆障〔無量煩惱所纏品第六〕 | 117 |
| (g) 教說的目的〔爲何義說品第七〕 | 151 |
| II. 菩提分第二品〔身轉清淨成菩提品第八〕 | 155 |
| III. 功德分第三品〔如來功德品第九〕 | 173 |
| IV. 佛業分第四品〔自然不休息佛業品第十〕 | 185 |
| V. 稱讚分第五品〔校量信功德品第十一〕 | 211 |

序　　說

一、關於譯本

『實性論』一書在 1950 年由 E. H. Johnston 和 T. Chowdhury 二教授出版梵文本之前，已有下列幾種譯本：

(一) 勒那摩提譯『究竟一乘實性論』四卷（大正藏卅一）。

(二) 十一世紀印度的 Sajjana 和西藏譯官 Blo- Idanśes -rab 譯成的西藏文本兩種：

(A) 彌勒 (Maitreya, 270-350) 造：「Theg-pa chen-po (hi) rgyud bla-mahi bstan-bcos」（梵文題爲：「Mahāyānottaratantantra-sāstra」）

(B) 無着 (Asaṅga, 310-390) 的「Theg-pa chen-po (hi) rgyud bla-mahi bstan-bcos-kyi rnam-par bśad-pa」（梵文題爲：「Mahāyānottaratantantra-sāstra-vyākhyā」）

(三) 1931 年 E. Obermiller 將無着的「Vyākhyā」譯成英文，題爲：「The Sublime Science of the

Great Vehicle to Salvation being a Manual of Buddhist Monism」。

梵本方面，H. W. Bailey 和 Dr. E. H. Johnston 兩教授公開發表的一九三五年敦煌出土的于闐書體的『寶性論』斷簡，一九四〇年在上海曾將重要部份英譯為『A Fragment of the Uttaratantra in Sanskrit』。又，一九三五年印度的 Rāhula Sāṃkṛityāyana 曾在西藏、尼泊爾獲得兩種梵文寫本。我們盼望其早日出版。

Johnston 教授企圖出版此二種梵文寫本，他擬以十世紀左右 Śāradā 字體的寫本 A 為主，以十一世紀左右 Nepali 字體的寫本 B 為副，並擬參照漢、藏、英譯，且附上序文。不幸他尚未完成計劃就逝世了。不久，此出版計劃由 Johnston 夫人委託巴特那大學的 Dr. T. Chowdhury 教授繼續完成，該教授將此寫本予以嚴密的對照，於一九五〇年在巴特那出版。

梵本的論名是『Ratnagotravibhāgo 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m』（分別寶性大乘的最上秘義論）。此與無著的『Vyākhyā』各品最終的題目 Theg pa chen po (hi) rgyud bla maḥi bstan bcos dkonmchog gyis rigs rnam par dbye ba (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ratnagotravibhāga) 是一致的。但是西藏譯的音譯論名—彌勒造的『Mahāyānottaratantra-śāstra』（大乘的

最上秘義論) 和無著造的『Mahāyānottaratana-trasāstra-vyākhyā』(大乘的最上秘義論疏)之中，皆欠缺Ratnagotravibhāga(分別寶性)。彌勒造的『Mahāyānottaratana-trasāstra』和梵本論名『Ratnagotravibhāgo mahāyānottaratana-trasāstram』之中皆有Sāstra這一點，可能是因為兩者的論名只是詳略之別而已。彌勒造的『Mahāyānottaratana-trasāstra』中，含有根本的偈頌及其註釋的偈頌，未含有長行釋；而梵本的『Ratnagotravibhāgo mahāyānottaratana-trasāstram』則含有根本偈、註釋偈和長行釋，此與無著的『Vyākhyā』完全吻合。

漢譯的論名是『究竟一乘寶性論』，根據經錄，別名是『寶性分別一乘增上論』。究竟一乘、一乘增上是「Mahāyānottaratana-trasāstra」的意譯，寶性是「Ratna-gotravibhāga」的略譯，寶性分別是其直譯。由此可知，漢譯也是依據梵本的論名『Ratnagotravibhāgo-mahāyānottaratana-trasāstra』。關於論名的解釋有種種說法，Ratna-gotra(寶性)的gotra譯爲姓或是性。從gotram ratna-trayasyâsyâ viśayah sarva-darśinām(此三寶之性是一切見者的境界。梵漢對照 p.39, I-24)看來，Ratna-gotra意味著三寶之性。稱爲三寶之性，是表示此論的內容含有佛、法、僧、界(性)、菩提、功德、佛業

等七種金剛句，敍說三寶是由性（即如來藏的因）、菩提、功德、佛業的緣所建立的，尤其着重於三寶建立之因——如來藏。漢譯『究竟一乘寶性論』的略稱爲『寶性論』，此論在敍說三寶之因（即如來藏）的意義之中，表示出論的教理內容。『法界無差別論領要抄』將此論稱爲『三寶性論』，是表示寶性就是說明三寶性。西藏譯的論名『Mahāyānottaratantantra-śāstra』和『至元錄』卷九中的「梵文爲摩訶衍拏 烏怛囉 單特囉 沙悉特囉」完全相同，此意是在誇示本論之思想地位的優越性。Johnston 教授解說 Ratnagotravibhāga 是表示論的思想內容，Mahāyānottaratantantra 是表示本論的思想性地位。這是極卓越的見解。

漢譯是一部四卷，大致可分爲兩部份。前一部份是指在論開頭所列舉的三百偈五言四句；後一部份是以三百偈中除去敍說歸敬的十八偈七十二句以外的二百八十二偈作爲主要偈，再附加上註釋偈和長行釋。關於前一部份，宋、元版在列舉主要的三百偈之後，加上「已說論本偈經竟」七字，今據此稱此主要的三百偈爲論本偈。後一部份包含論本偈和註釋論本偈的偈，以及長行釋。註釋的偈稱爲註釋偈，長行釋稱爲釋疏，此二者和論本偈合起來總稱爲釋論。

梵本和漢譯雖然略有差異，不過釋論部份則完全相同

。西藏譯無著造的『*Vyākhyā*』與梵本是一致的。而西藏譯彌勒造的『*Sāstra*』則欠缺釋疏部份，僅有論本偈和註釋偈，共四百一十一偈。

因此，『寶性論』的版本中，梵本和西藏譯的『*Vyākhyā*』、漢譯的釋論是相同的，而藏譯『*Sāstra*』和梵漢則不相同，又梵藏本也不像漢譯那樣另外擧舉出論本偈。

漢譯分爲十一品：一、教化品；二、佛寶品；三、法寶品；四、僧寶品；五、一切衆生有如來藏品；六、無量煩惱所纏品；七、爲何義品；八、身轉清淨成菩提品；九、如來功德品；十、自然不休息佛業品；十一、校量信功德品。梵本和藏譯『*Sāstra*』、『*Vyākhyā*』皆是將漢譯的佛、法、僧三品和如來藏品、煩惱所纏品、爲何義品合爲一品，即：第一是如來藏品，第二是成菩提品，第三是如來功德品，第四是佛業品，第五是校量功德品。在分品方面，漢譯和梵藏之間的差異甚大。校量信功德品的論本偈中說：「像理趣那樣地解說：三寶、清淨界、無垢的菩提、諸功德、業等七種句義……」（梵漢對照 p.211；V-1）又說：「所謂佛界、佛菩提、佛法、佛業……」（梵漢對照 p.211；V-1）可見該論本身將教理的內容，在前文中區分爲三寶、如來藏、菩提、功德、佛業七種句義，在後文中將三寶包含在佛界，當作四種法。在漢譯的釋

論開頭插入了梵藏所沒有的「此論廣門有十一品，中則七品，略唯一品」，此即是依據廣門十一品來區分從教化品至校量品的十一品。對於論本身的教理性區分的七種句義（即中則七品）加上教化品，再將附屬於如來藏的煩惱論，獨立爲煩惱所纏品；說明如來藏的理由，獨立爲：爲何義品，最後再加上闡明信謗之禍福的校量功德品。

梵藏本是將論本偈所說的七種句義中的三寶和如來藏合爲一品，定爲如來藏品第一、其次是菩提品第二、佛功德品第三、佛業品第四、功德品第五。在釋疏之中，於說明三寶之後，先說一句「*tatra samalām tathatām adhikritya*」（在此關於有垢真如），然後才開始說明如來藏。由此看來，三寶包括在具有「有垢」這條件的如來藏之中，是不妥當的，從教義上來看它的品名，如宇井博士的『實性論研究』（p. 30）所說，三寶和如來藏應該分開來考察。梵藏的分品是依據校量功德品中最初的論本偈所舉出的「佛界、佛菩提、佛法、佛業」四種法爲前四品，才加上信功德品，而成爲五品。由此可知梵藏分爲五品的方法是根據論本偈的指示。但是依據七種句義，四種法中的佛界是爲了三寶和如來藏所編寫的。因此，從教理的正確性來看，應將七種句義加上校量信功德品而分爲八品。

二、漢譯論本偈和釋論

漢譯是由第一部份論本偈和第二部份釋論所組成的。釋論以偈來註解論本偈，更以長行來詮釋，因此應將論本偈記述出來，但是漢譯的釋論在這點上是比梵藏草率。

首先來看看論本偈的教化品第一，其中包括歸依三寶、教誡誹謗大乘、樂求正法久住的歸敬十八偈。此一歸敬偈在漢譯釋論中沒有記載，也沒有註釋，又，梵本、西藏譯『Śāstra』和『Vyākhyā』兩本皆沒有此偈，故可知此偈和論本偈絕不是同一位作者。在無量煩惱所纏品第六之中，是以『如來藏經』的九喻（採用巧妙的例子來證明如來藏爲無量的煩惱所蒙蔽）和『勝鬘經』的五住地惑爲基礎，說明九種客塵煩惱。即：(一)貪使煩惱；(二)瞋使煩惱；(三)癡使煩惱；(四)增上貪瞋癡結使煩惱；(五)無明住地所攝煩惱；(六)見道所斷煩惱；(七)修道所斷煩惱；(八)不淨地所攝煩惱；(九)淨地所攝煩惱。『如來藏經』的九喻爲：(一)華佛譬；(二)蜂蜜譬；(三)繪實譬；(四)糞金譬；(五)地寶譬；(六)果芽譬；(七)衣像譬；(八)女王譬；(九)模像譬。『勝鬘經』的五住地惑爲：(一)見一處住地；(二)欲愛住地；(三)色愛住地；(四)有愛住地；(五)無明住地。

漢譯的論本偈中以五十四偈來說明如來藏被九種客塵煩惱所隱蔽。此五十四偈在漢譯釋論中被省略（梵漢對照

p.119 下註一），而在梵本、藏譯的兩本中被列舉出來。關於此五十四偈，漢譯釋論雖然也提到「自此以下依此略說四偈句義，餘殘譬喻五十四偈廣說應知」，但是仍將五十四偈省略。此五十四偈就如梵藏本中所列舉的一般，為開展煩惱論而引用『如來藏經』當作素材，因此在卷首的論本偈中列舉出來，但是漢譯本則將釋論中原有者加以省略。

又第九如來功德品是就無垢真如法身及其所顯現的色身功德來說明如來的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三十二大人相。在論本偈中，十力是以金剛譬來說明，四無畏是以師子譬來說明，十八不共法是以虛空譬來說明，三十二大人相是以水月譬來說明，各個說明中皆具有法說和譬說。釋論將法說和譬說分開，而梵本、藏譯的兩本則如漢譯論本偈一般，是法譬雙具。因此漢譯釋論原本的順序也應該和漢譯論本偈、梵藏相同（對照本 p.175 下註四）。其次的第十：自然不休息佛業品，是以九個譬喻來說明佛的慈悲行可以自然的做到，共有六十六偈。此九個譬喻為：(一)鏡像譬；(二)妙鼓譬；(三)雲雨譬；(四)梵天譬；(五)日譬；(六)摩尼譬；(七)響譬；(八)虛空譬；(九)地譬。這是『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的節略。但在釋論中沒有任何註釋，漢譯的釋論也將此省略（對照本 p.190 下註二）。梵本和藏譯的兩本之中揭載有與漢譯論本偈相同的六十六偈